

## 三隻小豬

你好，因為我姓朱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朱。

當然，加個小字是因為我排行老三，我上面還有兩個大哥，分別是大朱跟二朱。我老爸過世得早，幸好他老人家沒什麼本事就是會炒地皮，況且在這一帶擁有不少土地，只可惜，晚年時買大樂透包牌全輸光了，那一期據說頭獎是兩億，狠心賣一賣只留下三塊地，結果什麼也沒中就仙逝了，死因還是心臟病。我們全家都懷疑，他可能是因為炒太多地皮，炒到鄰居家破人亡，因此被死亡筆記本咒了。

說到那三塊地，那三塊地其實都是貴寶地。

我哥大朱人強勢，搶先看準了一塊轉角，在路口上，攜來攘往商機無限大，於是便加盟連鎖豬扒店。他的豬扒又老又不新鮮麵衣又黏牙，但生意依然好得出奇，沒辦法，誰叫馬路如虎口，商機無限多呢？連對面的小學生下課後都來買他的難吃豬扒。有一次我變裝成女人悄悄外帶一份，沒想到掰開看裡面居然藏有一塊屎，只能說，這個世界病了，有些小學生甚至吃出興趣來，在作文簿上寫著：將來立志開一家連鎖豬扒店，讓世界上所有的好人都知道豬扒的美味。

多麼感人肺腑。沒想到轉角豬扒店竟能夠改變人的一生。

提到二哥，雖然手腳沒比大哥快，但起碼比我快得多，看準了在流鶯區經營一家頗具規模的檳榔攤。為什麼叫頗具規模呢？那是因為他為了省下請小姐的錢，率先引進全自動的「音控包檳榔機」，台灣區首家獨賣，只要對準感應器叫聲青仔喔！葉仔喔！機器就會自動幫你包好十顆兼找零，根本就不用浪費錢兼妨害風化，請小姐脫光秀大腿。一開始因為新奇，還吸引蠻多顧客上門，有些有錢大爺甚至只要對準機器大呼：青仔喔！葉仔喔！就能抒發包二奶甚至三四奶互鬥的罪惡感。於是愈來愈多人喜歡在我大哥的店門口怪叫：青仔喔！葉仔喔！彷彿那是流鶯區最先進的流行語。

然而台灣人會有的通病，喜歡排隊買爽。因此二哥的檳榔攤始終盛況空前，連我也忍不住插進人群裡大喊：青仔喔！葉仔喔！老實說，那真的能抒發一天的工作壓力，尤其當你看到十顆檳榔瞬間包好兼找零的效率，不騙你，真的很新奇。我不禁佩服二哥的心思縝密，連這點遠景都設想到了。

至於我的職業，是個菜農。老爸留下的最後一塊地是在郊區山上，本來計劃養老用的，因為沒什麼經濟價值，只好種種菜，養養豬。你們都市人大多不知道菜農的辛酸史，除了天天要早起，作物從種植到栽培，從栽培到下肥料，不知煞費多少苦心。作物長得漂亮就送進加工廠，看起來陽萎的就得自己賠，還是餵豬！連自己都不敢吃的你就知道有多毒！只有豬腸消受得起。

颱風？什麼颱風？我還颶風！

你以為一年颶起個大風？手指都數得出，況且受益的並非菜農好嗎，不然報紙何必三兩頭刊登「搶救菜農」？就說 **WTO** 有鬼，現在可好了，三不五玩滯銷，大風好心幫忙也颶不應急，價格愈飆愈低，如果用股市來譬喻，我們這群菜農就是待宰羔羊啦！

又，說到這兩個老哥，其實他們也風光不久。因為經濟不景氣，我大哥入股的連鎖豬扒店相繼倒了好幾間，原本不干他的生意，畢竟那群小學生就是他最得力的宣傳，助他的難吃豬扒遠近馳名。沒想到，居然有人吃了他的豬扒後食物中毒，據衛生署勘查結果，發現他的髒廚房居然滋生高達一百萬種病菌，害得我大哥被消基會告到家破人亡，只好搬來山上投靠我這個弟弟，過著跟豬分食餵水的晚年生活。因為說真的，我也沒多餘的錢可以養他，只好把我大哥關進豬圈跟豬一塊養，反正他也姓朱。

至於我二哥，自從他的音控包檳榔機流行退燒後，攤子不到半年便收了，就跟那些蛋塔甜甜圈一樣，沒創新又沒脫星，加上他為了回本，他的檳榔平均一顆貴人家五毛，雖然只有貴五毛，但在競爭激烈的流鶯區，稍微出了點差錯就無法生存的。除此之外，促使他混不下去的原因另有其他，因為文化潮流的汰換，現在的有錢大爺鮮少嚼檳榔，一來是嚼檳榔容易口腔病變，二來是紅牌小姐不喜歡，流鶯區的老大，無論有錢沒錢為了裝瀟灑，紛紛學洋人士紳抽起大麻或雪茄。

然而，那台要價上億的音控包檳榔機貸款還沒清償，我二哥就連夜躲債躲到山寨來了。投靠我之後，二哥有事沒事就喜歡待在樹上，大概是先前來討債的兄弟太兇狠，令他覺得，待在高處葉叢裡俯瞰格外有安全感。現在他只穿綠色系的衣服，並且跟猴子們成為好朋友，像個渴望回歸原始的泰山般，過著飛躍樹林，整天光著屁股亂吃垃圾跟樹皮果腹的清閒日子。

只有我的身分不變，依然是個菜農，天還微亮就出門，一年四季種菜兼養豬，十幾年來仍然貧窮，燒香拜佛，期待哪天田裡能長顆媲美飛碟總部的西瓜讓我發。好親戚都叫我得帶兩個哥哥們去看醫生，但我覺得，他們自己才是有病，照理說會生出這樣的兒子，本身就是老爸的問題。